

從「登山學校」到「山是一所學校」

—台灣登山教育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陳永龍

台大登山社、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摘要】

台灣當前的登山心態與型態、登山制度與法令、以及登山教育的教／學方面，都還存在許多問題。許多登山客帶著征服的心態入山，或是野餐辦桌似地踐踏山林，無視於大自然的神聖與危險，致使山難頻繁，耗費社會資源，或無心間破壞了環境、傷害自然。而登山教育始終是登山素養與登山安全的關鍵，關乎環境倫理與登山裝備、知識與技能；但台灣當前卻沒有屬於自己的登山學，以及完善的登山教育體系，致使登山知識與技能只是「拿來主義」的產物，而教學也多只在各團體間土法煉鋼、師徒相承。本文認為，應當由環境倫理與登山素養的省思出發，循序漸進地學習登山知識、技能與學養，以提昇登山安全；而長遠的目標與宏觀視野，更應把登山落實到國民教育當中，並由「登山學校」的思考提升為「山是一所學校」的思惟，才能讓登山者由山的親臨者轉為山的守護者！

【關鍵詞】：登山學校、登山教育、本土登山學、山林守護者、原初豐裕社會、

唯有展開我們的身心，聆聽山峰的聲音，敬畏天地，道法自然，我們才感受到山的浩瀚與偉大，感受到她的無私與分享。

一、現象建構

登山不只是一種運動¹，而是人類在大自然中特殊形態的一種活動；登山受自然環境的影響與限制很大，登山安全因而是所有愛山者共同的企盼。然而，台灣當前的登山心態與型態，許多登山客帶著征服的心態入山，或是野餐辦桌似地踐踏山林，無視於大自然的神聖與危險，致使山難頻繁，耗費社會資源；也在有意無意間，破壞或傷害了自然環境與生態。究其源，登山教育始終是愛山者之登山素養與登山安全的關鍵，而關乎環境倫理與登山裝備、知識與技能；但台灣當前不論在登山制度與法令之架構上，在登山教育的知識／技能／素養等之傳承上，都還存在許多問題。

¹ 登山(mountaineering)在國內被視為一種「運動(sport)」，而在國外則屬於「戶外活動(outdoor)」的範疇。筆者在此並不認為登山只是一種「運動」，而將登山視為人類透過自己的手腳行走山徑、登臨山峰，與大自然互動的一種行為。文中若使用到「登山運動」的詞語，並不表示筆者同意這樣的範疇，而是放在社會一般性脈絡中藉以和讀者對話，或引述他人用語時的稱法。

過往筆者曾為文指出入山管制、高山嚮導證與登山安全之間的關聯，並論及行年已久之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的一些問題；該文論證台灣當時的入山管制與高山嚮導員授證制度，看起來好像是為了增添登山安全而設計，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入山管制乃基於「國家安全法」的理由而制定，和登山安全可說是毫不相干；而高山嚮導員授證制度原是警政署「高山地區防範救護山難注意事項」的附屬規定，雖移交到行政院體委會主管，核定辦法卻一成不變，致使高嚮證依舊只是辦理高山地區入山證的工具，始終無助於登山安全。

文中也進一步指出，除非改變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以及入山管制規定，並加強登山教育；否則現行的規定與辦法，不僅涉及違憲，更只會繼續衍生種種漏洞的變形，以及倒果為因致生似是而非的誤論，甚至讓高嚮證變成了商品，變成旅行團與變相之登山團體招攬高山旅遊生意的憑藉，終究無助於登山教育與登山安全的提昇。²當然，商品化了的高山嚮導證，假如沒有更好的嚮導品質保證，就更不可能建立在登山安全與教育的基礎上，去顧及到環境倫理了。後來內政部修訂入山管制規定，並廢除三人始得成行以及憑藉高山嚮導證作為入山申請之規定；但廢除了高山嚮導證，卻又沒有建構更完備之認證方式，更凸顯官部門多頭馬車與踢皮球的官僚主義現象，卻一樣無助於登山安全與登山素養之提升！

而在登山安全之基礎上，筆者也論及台灣當前始終沒有屬於自己的登山學，以及完善的登山教育體系，致使登山知識與技能只是「拿來主義」的產物，而教學也多只在各團體間土法煉鋼、師徒相承；並指出除非建構出「本土的登山學」，並架構完善的登山教育體系，改變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以及入山管制規定等，否則現行的登山活動，只會繼續衍生種種登山事故或環境破壞情事，終究無助於環境倫理與登山安全的提昇。

換言之，筆者認為應當思考登山安全／環境倫理／入山管制之間，環繞著登山活動的「登山學」之三層關係。第一層是登山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即本職學能的部分；有了這一層本職學能，才能夠走向山，以確保登山中的安全，避免不必要的危險。第二層則是登山倫理，包含了環境倫理與社會倫理兩部分；有了這一層的思考反省，登山者才不會因為自己的征服慾望，不慎傷害了環境與社會。這兩層登山學的範疇，是登山者必須具備的「學／養」部分，基本上是由內而外，必須是登山者自我充實的學習與反省，才能精進與修煉達成。

至於第三層，不同於前面兩層屬於登山者的本職學能與登山素養，而是國家對登山活動的介入／控管與規範、管理等行為；國家若要像其所宣稱的，入山管制與高山嚮導證，目的是要增加登山者的安全的話，顯然在制度的設計與規劃上，都應該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而不是一方面既希望大家多走向戶外，另一方面卻又嚴格管制，以避免麻煩。背後所涉及的，當然是國家體系並沒有登山專才，沒有登山教育的知識技能，因此既未能主動創發，設立「國家登山學校」(或登山研訓中心)，來研究與推廣登山知識與技能，而淪為只能「被動地因應」山友們發生山難時，提供海鷗的直昇機等登山救援的措施；然後粗造地歸咎登山者沒辦入山證，再開具罰單了事等等。這些都更顯示出入山管制的虛設功能。

因此，登山作為人類活動的一種型態，涵括了這項活動應當具備的裝備、知識與技能，即登山安全與登山教育問題；以及從事此活動的人，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山與自然、以何種方式和山互動等環境倫理問題。此外，登山因為被國家納入控管活動中，人民進入一些山區必須辦理入山證，甚至需要具有高山嚮導證的人同行，入山管制與登山安全管理遂變成國家的責任之一。由於登山管理與入山許可等，而關鍵的思考重點與要素，筆者過去的文章也已

² 請參見陳永龍，2000/3/25，「入山管制、高山嚮導證與登山安全--兼論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的一些問題」，於《第四屆全國大專院校登山專文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民國大專登山聯盟主辦。

經提及；亦即，登山被國家納為控管的活動，國家如果真的關心登山安全與山林生態環境、希望提昇登山者的環境倫理與登山安全，顯然就必須健全登山管理制度，並針對登山嚮導照之分類／評選／核發，以及登山安全與教育等等，有更多的施為才行！

筆者當時以「登山」為主體與「登山學」的角度出發，希望大家共同思考登山安全管理的改進方向，以讓台灣的「登山管理」朝向更合理、健全的制度。並指出完備的登山學至少應當包含三大層面，即登山之本職學能、登山素養與環境倫理、以及登山之管理等知識領域。登山的本職學能與環境倫理，是每個登山者「個人」應當具備的知識、技能與學養；而登山倫理中的社群倫理，則連結到登山者自身與其他人的關係。至於登山安全管理，通常是國家介入想要控管，卻又無法真正掌控的領域；同時，登山之個人與隊伍，也應當有自我管理之能力與責任，以提升登山安全。³因此，本文希望能在登山安全、環境倫理與自我管理的層面上，來繼續討論當前登山教育的問題，並論證未來可加強的方向。

換句話說，從登山者的角度出發，一個愛山者與想要親臨大自然的人，假如不是從小在山上長大、耳濡目染而涵養出山中的生活技能的話，究竟應當要如何才能學習與充實自我、以確保自身及他人在山中行的安全，並成為一個山林守護者呢？從最基本的角度出發，一個對山完全無知的人，應當要如何循序漸進，才能夠悠哉地進出山林，快快樂樂地出門、平平安安下山呢？這背後涉及了「登山學」是什麼的核心問題。即，登山究竟應當具備什麼樣的裝備／知識與技能？又應當如何教導／學習？當台灣並不具備完善的登山教育體系，也沒有具公信力的民間登山學苑時，應當如何確保有關登山安全的各種知識與技能，可以被妥善教習與傳承呢？

而在「登山」本身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之外，由於登山是人的活動，既是人的活動，就必然有「登山倫理」問題。換言之，登山者用什麼心態上山？又以什麼樣的型態或方式接近山？這涉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觸及了登山跟生態環境間的「土地倫理」（或「環境倫理」）問題。而登山者如何看待山林子民（尤指原住民）的傳統山林知識與技能？登山隊伍的同行者，如何處理彼此間發號施令的權力關係與行止問題？登山者應如何避免山難以耗費社會資源；又當具備什麼樣的社會責任等等？都涉及了登山活動「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倫理」問題。因此，登山者同時必須要能反省環境倫理與社會倫理，才不致在登山過程中只為自己爽，而傷害了環境或其他人群的基本權益。但官方與民間，究竟有多少單位可以在這方面，提供一定的知識與學養，以使登山者變成愛山人，而願為「山林守護者」呢？

筆者曾野人獻曝地希望架構出「本土的登山學」的綱要⁴，希望在未來能有更多登山家共同投入努力，以豐富本土登山學的知識系統與內容，使登山者都能具備登山相關的知識、技能與學養，而在登山當中同時成為山林守護者。因此，此篇論文所關心的重點，便是立基在登山安全與保育生物多樣性的基調上，來探討登山教育的實質面向；即，登山教育應當教／學些什麼？誰來教／學？什麼時候開始教／學？在什麼地方與情境中教／學？又，應當怎麼教／學，效果會比較好呢？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詳述所有的問題，只能就登山教育的現況與未來，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與芻議，來與諸位先賢先進就教。

³ 請參見陳永龍，2001a，「環境倫理、登山安全與入山管制——兼論登山教育與建構本土的登山學」，於2001/4/14《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內政部暨太魯閣國家公園主辦。

⁴ 同上註。或參見陳永龍，2001b，「建構本土登山學」，於《台灣山岳》第36期 pp.52-55，2001年六／七月號，台北：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二、為何去爬山？

在筆者的認知裡，假如以敬畏天地、順應自然的態度看待山，登山者因為透過自身的苦行與勞動，往往更容易與土地及大自然建立起特殊的情感，一位優秀的登山家往往會是個切實的山林守護者；但我們反觀當今許多爬山的人，卻經常淪為山林的踐踏者而不自知。因此，登山素養的提升與人格養成，是登山教育哲學的起始；而省思自身「為何去爬山？」，則是每一位愛山者都應當面對的心靈課題。時時反問自己「為何去爬山？」以及「可以為山作些什麼？」，是登山教育中最原始的起點。

人類生存在陸地表面，隨著地形起伏而有山岳、丘陵、平原等地形起伏之分；山岳與溪谷共同組成了地表重要的生態環境，在高度與地形的組合下，往往扮演著構成地理區隔之作用，而成為促使生物多樣性的客觀因素。過往生存在山岳地區的自然人以及各地原住民族群，其生活世界總環繞在以山岳、溪谷等為主要核心，山是生存領域與生活空間，也因為在特殊的生存環境中與大自然互動，而有許多珍貴的傳統知識與生態智慧；甚至，該生活區域中的奇特山峰或最高峰，往往被視為神靈或祖靈之居所成為「聖山」，是該部族之「神聖空間」而不能輕易登臨。在許多原住民族的觀念與信仰裡，山是神聖的！

但對於非生活在山岳地區的子民來說，山就不是生活環繞的空間，而變成是一種可以登臨的活動。自古以來，登高望遠是人們藉身體力行的勞動，去拓展身體感受與心靈視野的一種方式；古人所句「登泰山而小天下」，或者「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都點出了登臨山峰與人生體驗的關聯。事實上，對於遊客騷人或文人雅士而言，登臨山峰、尋幽訪勝是一種生活體驗，古人為此留下許多經典詩詞；而對於追尋生命與信仰的人，登山也往往為心靈「朝聖」的方式，山林地區甚或成為他們隱居避世的地方。因此，不論你原先生長在何處，反問自己「為何去爬山？」或「為何想去爬山？」總是重要的！

然而，絕大多數的人爬山，確實多是不假思索，不曾嚴肅地面對自我，不曾好好追問自己為何要去爬山的呢！即使在知識上的探求，追溯登山的起源，也往往未必能直接面對每個自我「為何去爬山」的心理根源。事實上，環顧近代崛起的世界「登山」史，大都追溯到工業革命以後，「科學主義」的抬頭，於是開始對山進行探險與研究；從十八世紀末的阿爾卑斯山區之攀登開始，可說是近代登山運動的濫觴。⁵這些對大自然的探究，雖然在人類的歷史上可說是在更早的地理大發現時期，即已開始；但大規模對於冰雪巨峰的探險，卻是工業革命前後才開始的。

近代所謂「登山運動」的起源，假如仔細地考掘與追溯，它實際上是伴隨著殖民主義的探險活動，以及科技帝國主義之文化價值觀擴張而來的！殖民主義現代性的意識形態，為了資源掠奪與市場擴張之需要，而在地理大發現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把活生生的人之多族群與多元文化，當作是落後地區的野蠻人，並將之視為奇風異俗而應當被殖民；同時，更把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當作是可掠奪的自然資源，或當作是可被征服的對象，因而大自然裡的「極限地帶」（不論是山巔／深海底／南北極／沙漠／熱帶雨林等等均屬之），遂一一成為探險家的天堂，而變成征服與挑戰的對象。因此，近代登山活動，可說是在這種殖民主義擴張的「現代性」潮流中所產造出來的。

⁵ 可林煥章編，1989，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安全登山訓練中心落成紀念特刊，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編印。或參見歐陽台生等，1999:3-4，阿爾卑斯。中華阿爾卑斯攀登協會出版。

筆者曾指出，不論是阿爾卑斯山的攀登，或是翻開台灣的登山史，都可以看到這些屬於殖民主義現代性的影子。而世界屋脊與喜馬拉雅山區的攀登，也同樣是在「科技殖民主義」與「人定勝天」之意識形態下的產物，藉由了前殖民主義經濟與文化支配的遺留，加上資本主義擴張的商業利益與科技主義，而使一座座的雪峰，以及原先被各地原住民視為「聖山」的山峰，一一被現代科技與探險家所「征服」、「踐踏」。因此，站在山峰絕頂令許多人有「征服自然」的快感；而「首登處女峰」的處女情結，更連結了把山峰等同於「女體」並當作被征服的對象，投射了男性沙文主義的霸權心態，而忽略了山峰／女性的心理，是否願意讓你／我親近。⁶

當然，許多登山家因為面對巨峰，突地更加意識到登山者自我的渺小，而更能對大自然心生敬畏，這些人面對大山的登山態度，也就不會是殖民者的心態，而更能因為親臨山以使自身成為山林守護者！世界上許多原住民族的觀點，都把大地當作是萬物的母親，河流是大山媽媽的奶水，供養著芸芸眾生；所以山峰是神聖而不可親犯的，山是祖靈或神靈的居所，是神聖空間與禁地！大山的存在，其雄偉或婉約，都不是為了讓人爭名逐利的；因此登山的征服者心態，確實是應被檢討反省的！

事實上，登山作為一種戶外休閒活動，不過是近代才出現的事情；然而，登山運動和自殖民主義以來各種探險、挑戰極限與征服自然的活動，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卻仍是相似的。因此反省自我「為何去爬山？」始終是登山素養與登山教育的第一課。許多愛山者，當被問及為何要去爬山的時候，是講不清楚自己為何要上山去的；於是跟著人云亦云，卻是一種逃避對自己負責的說法。歐陽台生（2001）曾舉英國著名登山家馬諾里的典型範例，當他被問及「為什麼要去爬山」，他回答說「因為山在那裡」，然後繼續把這句話當成了登山界的名言。⁷但山是否生來就是為了讓人登臨的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在筆者看來，問題不在馬諾里曾如此說，而在於引述者繼續用。不論登山家 Mallory（馬諾里）自己是怎麼想，已經不重要了；除非他本人在場或有機會閱讀本文，否則這篇文章並沒有與他對話的機會和必要。因為就作品及文本（text）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句話被作者說出或寫下之後，一旦公諸於世就已經是「作者死了」，而只剩下「文本」。因此，當許多人不斷用「因為山在那裡」，來回答自己為何去爬山，若不是矯飾自己的登山行為，就是缺乏反省與搞不清楚自己為何要去登山的託辭；因為自己想不清楚（或不願想清楚），於是只好抓個名人的話來當作是自己的話，好像那樣就表示自己是想清楚了似的。

若回到 Mallory（馬諾里）的話：「因為山在那裡」這樣的回答，顯然對山是不夠尊重的！這樣的回答背後仍潛藏了「征服者」的意識型態。儘管「因為山在那裡」沒有錯，但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經濟與文化／政治的條件，讓你我來說來就來？想爬就爬？而你／我入山之前，問過了「山神」是否接納我們進入？是否聆聽過山峰是怎麼說的呢？大山媽媽真的允許讓你／我來爬了嗎？在這點的反省上，前幾年兩部與山有關的電影「喜馬拉雅」和「巔峰極限」中，也都點到必須是山的接納、聆聽山峰怎麼說，人們才可能安全進出山區的！

曾有心理學家分析登山行為，認為登山者征服的其實不是山峰，而是自己！這樣的分析某種程度而言是很貼切的；但為征服自己，卻要以「山」或「大自然」作為媒介與征服、挑戰的對象，卻是值得吾人深切反省的！假如不能像許多原始民族一樣，對大自然充滿了敬畏

⁶ 參見陳永龍（2001）；同註 2。

⁷ 歐陽台生，2001，「為什麼要去爬山？」，於《台灣山岳》第 33 期 pp.102-103，2000/12 月—2001/1 月號，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與感恩的態度，用這樣的出發點面對登山，意識到人在山中的渺小，而必須時時聆聽山峰怎麼說；無知、自大、輕忽、狂妄等等，總為自身及他人招致不必要的危險！所以，登山者的自我省思、不斷學習與自我管理，始終是登山教育中重要的基石。

因此，回到反問自己「為何去爬山」的角度重新出發，認清自己上山「不只是因為山在那裡」而已，是重要的登山省思與基本素養；即，不把「山」當作是只為了被人登臨而存在的客體，不把山看成是一個被征服與挑戰的對象與指標，才是登山教育的起點。換句話說，重新省思與正視山的「神聖」性，並用敬畏與感恩的態度親近山峰，才是登山者應有的風範，也是登山教育的初始起點。假如不能先在登山的哲學層次與認識論的層次，透過不斷反思認清自己為何去爬山，思考登山的本質，而只是一股腦兒地人云亦云，或是不假思索地跟著大家上山，那也就糟蹋了「登山」這神聖的活動，所帶給人們重大的生命啟發了！

三、台灣當前的登山教育與教學問題

姑且不苛求登山界或一般大眾的上山者，對登山的本質與土地倫理，應當都要能有深切的反省與提昇；就只是回到登山的本職學能上面來看時，台灣有關登山安全種種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在教育傳承上，都還存有許多問題。其中，有些是對待山的態度出了問題，諸如對山的無知、輕忽、或征服強登的態度等等；而更多的部分，則是有關登山學基本的本職學能之匱乏，而暴露了台灣當前登山教育的根結問題。

檢視當前台灣登山界的弊病，應揚棄「山頭主義」，並拒絕「土法煉鋼」與「拿來主義」的囫圇吞棗；而用實事求是的態度，以及開放之胸襟與分享的精神，才有可能為台灣的登山教育樹立典範，孕育出「登山家」應有的風範。

長久以來，台灣的登山團體之間，大都各自為政而少有交流，除了隱藏的較勁與攀登山峰的「競爭」之外⁸，在登山知識與技能的切磋琢磨及登山教育交流上，並不多見。因此，大多數的登山者，所學習到的登山知識與技能，多半是在登山社團內部進行，而少有知識上的反芻與積累。這樣的結果，就使得選擇什麼樣的登山團體，跟到什麼樣的「師父」成為重要的事情，而不能讓更多的經驗與知識，可以被交流與推廣。至於非登山性社團的爬山者，往往就更缺乏良好的知識、技能之教習與傳承，而更增添在山中的危險。

在登山知識與技能之傳承上，屬於開放的、跨社團性的登山知識與技術傳承等研習，大約在 1980 年代之後才開始出現，包括 1985 年起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對外招生的登山安全講習會，以及救國團的寒暑假中級登山安全研習班等等。除此之外，就仍僅止於一些個別登山團體，所做的區域性之登山講習，或是一些民間企業因推廣或行銷所需，而設立的「登山教室」等等；而所教習的內容，仍多僅止於登山安全的基本課程，或是與登山相關的鑑賞知識與「通識」教育，且通常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辦理，少能有持續性與經常性的累積作用。至於較為專精的技術部分，自然只有內部的人才能分享。

事實上，一般人的登山技能之習得，多跟其所屬的團體有關。而台灣當前的登山群體，大概可約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一是業餘的「登山社團」等各個山岳協會，一是學生登山社團（尤以大專登山社團為典型），此外就是大公司內的員工登山社團（屬於社會登山團體的另一支），或是自行組隊非登山團體的登山活動。其中，又以山岳協會等社會團體與大專登山社團，在登山教育的傳承上，比較積極而有開創性一些。

⁸ 如前所述，比百岳的多寡；爭首登；爭首溯；爭誰先攀登「海外名山」等等。

按照長期從事登山研習訓練與教學的黃一元（1994）所稱，國內登山訓練工作，可分為二大系統，一是社會登山團體，一是學生登山社團，兩者到當時為止，還是平行不交叉的，亦即各作各的。就紮實性而言，以學生社團作的較好，但學生社團因為人手的更替，導致銜接不易，時好時壞，傳承性低，但真正活動起來卻又有模有樣，有中級、高級嚮導訓練營，訓練內容令人讚嘆不已。有人以為學生畢業後進入社會，可以為社會登山團體所用，其實不然，可能因為工作關係，最後只成為員工登山社的領隊或跟舊有的同好自行組隊，偏向聯誼休閒性質，而訓練全無。

至於社會登山團體，雖可看到琳瑯滿目的登山訓練、講習班，卻大多是急就章，較無長遠性系統的規劃。就如辦個雪地活動、攀言訓練班吧，多無整體性全盤考量；而對於嚮導的規章，也多不一致。⁹而在黃文中，也同時指出了以他參與社會登山團體二十多年的經驗，發現仍是「師徒制」較多，而少有系統性與持續性的登山訓練規劃。這同時突顯了台灣的登山訓練（還談不上登山教育），基本上仍是師父帶徒弟的土法煉鋼型傳承；而儘管有些自國外取經回來，帶回新的登山知識與技術，卻未必能取代與改變這樣的教／學模式。

一個好的登山家，必然是具有關懷生命之土地倫理與登山素養，同時具備全面的登山知識與技藝，而工匠式的傳承方式往往是涵養這類學養的場域；師徒制的教習雖有其工匠傳承的特色，但除非有大師引領，否則作為亦步亦趨、半推半就的師徒制，往往因為教學者本身知識、技能與學養的不足，而不斷地以訛傳訛、複製不當或錯誤的登山知識。因此，揚棄山頭主義，改採開放胸襟，樂於與山友們分享、切磋，在相互觀摩中豐富彼此，再回到每個個人勤加研修使熟練技藝，才能讓登山教育更上一層樓！

固然，有許多老山友自詡為登山專家或登山健將，甚至自比為老山羊或山猴等等，其中可能有不少人，真的具有登山應有的基本知識與本職學能，但卻不一定能把這些經驗與知識「說」或「寫」出來，成為可討論的素材，並反覆地經過實地檢證，而成為「實用登山教材」被流傳使用。所以土法煉鋼的結果，並不是說一定煉不出鋼，而是就算煉得出來，也要看個人的悟性與造化如何，因為「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而坊間曾經出版過的登山知識與技能等相關書籍，早年大概要算是摞版射出的最多，其中已經絕版的「台灣登山百科全書」三大冊，算是到目前為止，比較全面而本土的登山知識與技能書籍。其他有關的登山書籍，則多是描寫登山的心境，以及台灣百岳等等的寫景紀事，當然也有登山前輩的經驗在裡面，如「刑天正登山講座」¹⁰等等。除了本土的登山紀實書籍之外，登山知識的書籍，早年有些出版社，曾零零星星的出版一些「翻譯」的與登山有關的野外活動書籍，其中又以翻譯「日本」人寫的登山書籍居多¹¹，但多半因為銷售不佳而成為絕版書；屬於國人在自身經驗基礎上，所作的的第一手經驗所創發之知識，多所匱乏。

近年除了「鍾郡」出版社，比較有系統地選譯了一系列日本登山書籍之外，比較大部頭的書，可能要算是 Mountaineering 一書（第六版）的翻譯了，中文書名把它翻成「登山聖經」，其中關於技術攀登（特別是冰雪岩方面）的知識，對國內許多山友而言，都可說是嶄新的知識領域。¹²此外，就只剩下「台灣山岳」這登山雜誌中，零星的登山知識與經驗，可

⁹ 以上兩點詳參黃一元，1994，談我所作的登山教育工作，刊於「台灣山岳」1994 春季創刊號 pp85-88。台灣山岳雜誌社發行。

¹⁰ 刑天正，1988，刑天正登山講座，台北：戶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¹¹ 如工藤章星原著，陳大啓編譯，1988，野外求生讀本，台南：王家出版社出版。同樣的書籍，後來又成為陳士君編譯，1994，野外求生手冊，台南：信宏出版社出版。

¹² Don Heck & Kurt Hanson edited(1997)，Mountaineering：The Freedom of The Hills, 6thED／邱紫

供學習參考；或是晚近興起的一些登山網站，裡面有登山行程資訊與少許知識傳播。當然，始終仍缺乏夠全面而完整的知識系統之介紹，不論是出版或是網站都是如此。

近年來也有不少國人，透過「兩岸聯攀」或「國際聯攀」等交流方式，或是到國外參加登山學校或冰／雪／岩／溪訓練等等，以累積更多技術攀登等方面的經驗與技術，可說是不再拘限在閉門造車與土法煉鋼的狀態。可惜的是，出國取經者多；回國佈道者少。或者，就算學成歸來，帶回一些新知新技，卻也未必能完全適合台灣的登山環境，於是成為「拿來主義」的產物¹³；借用魯迅「來了」一文的說法，足以戲謔這種現象。總之，在什麼都「來了」的台灣，還有什麼知識與技術的買辦可以不存在呢？

因此，縱使國外許多登山經典或登山學校的知識，總有其可參考處，但不加思索與檢驗地照單全收，卻始終不是正確對待知識的態度！縱使我們應當多從國外引經據典，學習新知；但經常標舉「◎◎##訓練結業」或「**&&學校結業證書」的結果，卻往往只是更加強了「外國和尚會念經」的迷思，而忘卻了本土山林的特殊生態環境，及其所蘊含的許多「原創性」知識與技能的可能性，更無法立基在本地登山環境中，在台灣特殊的地質、地形與生態條件下，去創造、發展與建構出屬於自己的、本土的登山學。

舉些例子來說，台灣因為冬季雪季不長，積雪狀況通常不夠深厚，一些在高山地區的雪溝，可能因為原有的地質條件破碎，成為冰／雪／岩混合的地形，而更加難行；因此像 Mountaineering 中第四部的「雪攀、冰攀、阿爾卑斯式攀登」裡面的知識與技能，雖然對海外遠征相當重要，但在台灣的卻不一定實用。而許多人迷信高科技的產品如 GPS 衛星定位儀，卻忽略了台灣的山高谷深，以及地形圖是否足夠精細地搭配這些數據位置；盡信 GPS 的下場，在台灣的中級山溪谷裡往往很慘，其效果往往未必比指北針與高度計來的佳。

再舉些事例來看，Joseph Cornell（約瑟夫·柯內爾）可說是當今美國極負盛名的環境教育與自然體驗家，其所著的「傾聽自然」、「與孩子分享自然」、「共享自然的喜悅」等等書籍，都已經被翻譯成多國的語言。¹⁴近年來他的自然體驗與環境哲學，也在國內被「環境教育」的相關單位援引介紹，以推廣自然體驗。他本人並曾經幾次來台，親身帶領教學與分享其自然體驗的經驗。

鑒於過往登山界多半不知道這些環境教育的新知，因此被引進登山界應是好事一樁。但未能真正深層聆聽大地之音，向大自然學習的爰引方式，卻往往可能只引進了形式主義式的表象，而未必真能用虔心謙遜的態度，領悟到向大自然學習的真諦。例如，「全神去感受這片綠葉，它也會述說一個故事」這種傾聽自然與綠葉述說的方式，就不應當是把枝條折斷，握在手上來聆聽與感受的。¹⁵而所謂的「敬山儀式」的方式，也應當是發自內心的心靈深處，對大自然有深層的敬畏與對話，才不致淪為只是一種形式化的儀式而已。

同樣地，當我們強調領導統馭的「技術」要更加成熟，避免極權式的領導，是應該的。但若要爰引所謂的「美式民主」，就不能只是形式化的尊重與告知隊員，讓他們「好像」參與了決策過程，而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相反地，這樣的形式民主之決策，經常可能只是

穎&平郁翻譯（1999），登山聖經，台北：商業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¹³ 拿來主義（hand-took-ism），指拿來就用的知識買辦行為，自國外取經卻不知如何放回自身所處的社會脈絡理解讀，因此不能對這些知識保持批判性的距離與反省；外國和尚會念經，「先進」國家的知識技術總能唬人，於是拿來就用，把自己裝扮成這些知識的代言人與技術專家。

¹⁴ 台灣的張老師月刊出版社，也翻譯出版了他的三本書，是不錯的自然體驗教材。

¹⁵ 例如，歐陽台生，2000，向大自然學習，於「台灣山岳」第三十期 pp.100-101，2000/6-7 月號。其中，圖二為摘下樹葉枝條的聆聽自然方式，就是一種錯誤示範與誤導。

變成為替領隊的決策，分散風險與責任，變成領隊自我保護的方式，而迴避真正的領隊責任與義務問題。關鍵還在於，領隊如何能讓經驗不足的隊員，可以對自己將要遭遇的未知狀況預作判斷，事先作充分的告知與防範，並在隊員作選擇之後，已經設想好「以防萬一」的周全應變措施，以降低可能遭遇的風險與危險。¹⁶

事實上，上面的一些事例，並非意指援引國外的經驗、作法與知識、技術，就一定會是「拿來主義」的形式，必然會有所迷失與誤導；相反地，是要提醒所有自國外取經的國人，在取經的同時，必得先要有更深刻的理解與反省。換句話說，我們得先搞清楚這些觀念、態度、知識與技能等等，是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與情境中發展出來的？它的適用性如何？又有些什麼優點與缺點？而當要援引回台灣時，和台灣的登山環境與文化有何差異？應當要如何推廣、轉型與接枝，才能適合台灣的登山環境？作為知識的傳播者與解經者，本身應對上述問題有更深層的反省，才能讓登山的學習者不只學到形式主義的表象與皮毛，而能領悟到那些行為背後真正的精神。

當然，話說回來，這些引進經典並致力於登山教育的人，無疑地對國內的登山教育而言，還是有許多正面的貢獻；至少他們開啟了另一扇門窗，讓閉門造車者不能再像井底之蛙，以管窺天。一如黃一元先生在 2001 年太魯閣登山研討會中，對筆者的回應一般；他認為早年因為登山界登山知識與技能的匱乏，「拿來主義」有其階段性的任務與必要，當時是拿來就用，而在用過之後才開始知道適合與否。

簡言之，在沒有一個專門的登山教育機構的情況下，多元繽紛的山頭並立，仍有其現實的意義；但如何跨越山頭主義的鴻溝，揚棄故步自封的土法煉鋼方式，也拒絕不加驗證的拿來主義知識，始終都是登山教育與登山教學者，必須要時時警醒的地方。而謙遜的態度、不斷充實自我的學習精神，也才能保持登山知識不斷傳襲與修正的特色，在做中學，在習中悟！

四、登山教育，究竟教什麼？又要怎麼教？

國內登山知識技能的匱乏、登山倫理缺乏反思、登山管理欠缺周詳等，都和沒有完善的登山教育、缺乏本土「登山學」有關；因此不能再閉門造車、故步自封，而應秉持著「知識」乃「公共財」的開放態度，拒絕「土法煉鋼」與「拿來主義」，同時對登山活動的起源有所反思，揚棄山頭主義與處女情結，揚棄假借登山的「爭名逐利」等，才能提昇登山倫理，向大自然學習、向原住民請益，虔敬地走向山而和山峰可有心靈交感與體悟。

(一) 登山學要教什麼？

由於本土生態環境特殊，特別是新生地質年代造成的山高谷深與破碎地形，產生許多具特色的中級山與溪谷，並蘊含特殊的生態與原住民文化，而這是造成台灣多樣生態與多元文化的關鍵。因此建構本土登山學，顯然是高階的登山課程與登山專論才會碰觸到的部份；而台灣當前卻連基礎的登山教育與教學綱要，都仍缺乏不已，所以到底要教些什麼項目，是應當好好檢視與商定的。

前次(2001)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登山研討會中，筆者即提出建構本土登山學的呼籲，並嘗試架構一個開放性的登山學綱目，期待諸位先進與愛山者，能在這個「登山學」知

¹⁶ 2000 年二月的雪山山難，鄰近恰好有雪訓隊伍，其經由「美式民主」過程的決策，決定前往救援所衍生的烏龍事件，險些造成搜救隊伍本身學員的山難事故，事後引發 BBS 上的一陣喧嘩與討論；只可惜該事件後來有些淪於對人不對事的議論，而失去許多深化議題與反省與思考的機會。其中，有關「美式民主」的重點與可能問題，當時也未被仔細地反省與討論。

識／技能／素養之開放性參考架構綱目基礎上，進一步深化與填入更多細緻的知識與詳實的學問。今日筆者在此冷飯重炒，在既有的架構上，重新修訂其內容與屬性。表一，即是本土登山學初步之開放性暫時架構綱目：

表一：本土登山學開放性的暫時架構綱目：

登山學 (廣義)	登山知識技能 (本職學能) (狹義登山學)	登山裝備學	登山裝備概論	
			露營裝備	
			各式登山器材	
			登山裝備個論	爐具／登山鞋／背包／衣著等等專論
			郊山裝備	帶啥／如何打包
			高山與中級山裝備	帶啥／如何打包
			技術攀登器材	冰／雪／岩／溪
		登山知識論	山區特性認識／山區分類	地形／氣候／動植物／路況...
			山野生活知識	衣／行／食／住..
			登山安全守則	
			登山計畫學	行程設計／應變措施／行政配合
			登山醫學	總論／人為意外／失溫／高山病／自然侵擾／其他病症／急救與防護措施
		登山技能學	基礎山野生活技能	衣／行／食／住..
			營地選擇與架設	紮營／找水...
	困難地形度過		溪／岩／崩壁／碎石坡／密林...	
	砍材生火		找材／分才／生火／架灶炊煮...	
	基本攀岩與確保		傘帶／鉤環／繩索	
	讀圖定位		讀圖／定位／找路／跟路...	
	各種裝備使用		(參登山裝備學)	
	野外求生與應變		緊急避難／求生心理學／防濕防寒／找水／找食物...	
	登山素養 (環境倫理學)	登山哲學	為何要爬山？	
			登山倫理反思	
		登山美學	登山文學	自然寫作
			登山攝影／繪畫	影像紀錄／寫真
			登山音樂	
		登山人文	古道學	官道／民路
			原住民學	土地倫理／生態智慧／各族民族誌...
			田野調查方法	
			反省的民族誌	
			文化再生之省思	
		登山生態	生態觀察學	地質／地形／植物／動物／氣候...
			自然體驗學	眼／耳／鼻／舌／身／意
			登山環保行為	食／衣／住／行／育樂
生態保育學			保育運動／山林守護／生態監測	
登山管理學	登山制度與法令	入出山管理	登記／山區資訊／通訊／山難基金...	

		嚮導員制度 (含生態嚮導?)	能力/評選/考核/職責/任務...
	山難防治學	山難成因分析	登山心態/人為疏失/自然災害
		歷年山難檢討	鑑往知來
		山難留守制度	留守資料/約定默契/山難時間...
		山難預防舉措	
		山難搜救技術	
		領導統馭	行前會議與檢查
	採購/分公		
	領隊行政學		
	行後分享		
	團體動力學		
	領隊法律責任		
	自我管理	登山隊伍管理	學員/隊員/嚮導/領隊分工與職責
		風險管理	登山保險等

基本上，本土登山學至少應當包含三大層面的知識系統：一是登山的基本知識技能；二是登山素養與環境倫理；三是登山之管理（包括自我管理）。其中，登山素養是登山者之人格養成之教育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素養，就不可能孕育出偉大的登山家；所以登山素養中，反思自己為何要爬山的提問，也是一切登山教育的起點。而登山管理學除了登山者與登山隊伍之自我管理外，屬於制度性的規範或國家規管部份，本文也不多加討論。

以下先回到所謂「狹義登山學」方面來看，也大體可以區分為三個彼此密切相關，卻又暫時可以區分開的知識範疇，即登山裝備學、登山知識論、以及登山技能學等三部份。其中，登山裝備學包括了由最基本的登山裝備概論開始，到隔夜山旅活動的露營裝備知識，以至各式登山器材的知識，而進入登山裝備個論；諸如爐具/登山鞋/背包/衣著等等的使用與專論，或是有關郊山裝備、高山與中級山裝備，應當帶些啥？又應當如何打包等等，都是登山裝備學的範疇。而在冰/雪/岩/溪的技術攀登方面，更是需要仰賴許多先進裝備以及新技術，因此各種攀登器材的使用知識，更需要時時更新才行！

在登山知識論方面，有關山區特性認識、山區分類，以及山區之地形、氣候、動植物、路況等，是基本的知識面向，而入門的知識層面，則是由山野生活的知識開始，包括衣/行/食/住以至育樂等，是登山知識論的第一課；而新學者的登山安全守則，則是避免自身出狀況，或是萬一出狀況時如何獲救的憑藉。至於較為進階的知識，則是與行程設計、應變措施、行政配合等等有關的登山計畫學；以及登山醫學等，諸如意外受傷、失溫、高山病、自然侵擾、其他病症之防範與急救措施等等。

而知識和技能，可說是一體之兩面，因此登山技能學可說是登山實用知識之熟練與運用，從最基礎山野生活技能（包括衣/行/食/住等等知識），以及進一步的登山糧食開列、營地選擇與架設（須考慮避風避雨及水源等等），都是重要的技能；而困難地形度過，如渡涉溪流、攀岩、過崩壁與碎石坡、穿越密林，應當如何作好基本的確保，以及具有讀圖定位之找路與跟路能力等，也都是相當重要的基本技能。而砍材生火與野

外求生之應變能力，諸如找材、分材、生火、架灶炊煮等，以及各種緊急避難時之求生心理學，應當如何防濕、防寒、找水、找食物等等，更是高階的登山求生技能。

因此，在狹義的登山學方面，綜合登山裝備、知識與技能三個層面，我們可以說一個高明的登山者，必然懂得如何避免緊急危難，先求自保而後能保人；而評斷一個人的登山能力，除了看他對於各項裝備使用知識的多寡外，更重要的是他的野外求生與應變能力。一個求生技能愈高者，必然擁有對大自然更多的知識與敬畏有加的態度，而可以運用其對大自然的知識，在更少的裝備下仍得以生存與安全出入山林。原住民的老獵人即是最佳的典範；他們往往只憑著一把刀、雨衣、火源等，以及一點點鹽巴與食物，就可以在大自然裡面悠然地野外求生！而這是許多登山家夢寐以求的能力。

當然，這些有關登山的基本知識和技能，總是在循序漸進中不斷累積的；而當登山者不是從小在山林野地中長大，如何有系統與效率地具備各項登山知識與技能，也就是登山教育應當扮演的任務。因此，登山學究竟要教什麼？我想上列的開放性綱目，在對待自然的敬畏態度下，若能具備上述基本的各項登山知識與技能，有一定的裝備來協助應付自然因子，應當是足以在山中自保而不至於發生危難的。至於登山教育，應當怎麼教的問題，在國內尚無完善登山學校的狀況下，值得推動與努力的面向，也就更多了！

(二)登山教育，要怎麼教／學？

近年來，國內的岳界也基極企盼，希望能推動永續性登山學苑的設立，¹⁷不論是民間主導的或官方主導的，都有助於登山教育之推廣與登山安全之提升；然而自 2001 年太魯閣登山研討會後，原本希望推動登山學校的運動，後來因為官部門之間的預算及權責等等不易解決，而胎死腹中。而若要設立這樣的常設性的登山教育機構，必然需要一筆經費以是能開始經營，但這種無利可圖的事業，資本家們是不感興趣的；所以，若官方不願出資與設立有關登山之研究教學中心，僅由民間登山熱心人士來推動，顯然要走的路途還相當長！

因此，在國內尚無完善登山學校與登山教育體系的狀況下，也許問說登山教育應當要怎麼教，還不如反過來思考登山學應當怎麼學，會比較實際一些。換句話說，也許由一個完全對山無知、但對於登山卻有濃厚興趣的人開始，去思考要怎麼樣讓這樣的人，循序漸進地充實登山知識與技能，是必要的。也就是說，要如何材可以在兩三年間具備山野生活與登山之基本技能，從一個無知的學員，到可以跟隨前輩行走的隊員，到晉升為可以獨立自保的登山嚮導，再到成為具有領導統御與可以保障他人安全的領隊呢？學員／隊員／嚮導／領隊等的知識、技能與登山素養等，應當要如何區辨才能更為明晰呢？這也是每個登山知教學者，應當要思考與努力的地方。

大體而言，一個學員所要具備的登山知識、技能素養，是要能具備對個人登山裝備的基本知識，例如登山衣著、背包打理知識以及機本體能，服從領隊與嚮導的指引，跟隨隊伍行進，前不超越嚮導、後不落於殿後；遇有狀況不明或沒有把握之危險路段，不貿然強行而尋求隊伍中有經驗者之確保與協助。確實背熟登山安全守則，也是一個學員自保的基本前提。至於一個隊員，就應當要具備基本自保的能力，而能在隊伍中不增添隊伍負擔；對於登山中之衣、行、食、住等，都有一定程度的經驗與瞭解，而可以協助隔夜活動或勘查在隊伍紮營後，諸如營地建設與炊煮等等工作。可以自保的隊員，也是

¹⁷ 可參見張玉龍，2001，「籌設永續性登山學苑」一文，於《台灣山岳》第 36 期 pp.56-58，2001 年 6-7 月號，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個隊伍中之基本班底。

至於登山嚮導，在筆者的認定裡，就應當要具備獨當一面的登山基本技能，而不只是跟著人家走的自保能力而已；亦即，在作為一個隊員的基礎知識、技能之外，若要嚴格地要求與看待，即是應當具備「獨攀」的基本能力，可以有一個人去登行大眾化活動路線，與在野外至少度過一夜的基本能力。這裡，就開始有了登山知識與技能的進階地帶，舉凡基本裝備使用以及基本山野生活之知識與技能，如營地選擇、找水、讀圖定位、砍材生火、登山醫學等，都應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與實力；特別是讀圖定位與找路、跟路、甚或砍路，以及危險地形之通過與確保上，也都要又足夠的經驗才行。

換句話說，一個合格的嚮導，必然要有基本的自保與「自救」能力，不會在山中迷路，懂得避開危險因子，才有能力作為隊伍之嚮導，在自己不會出紕漏的狀況下，變成一個隊伍中的中間份子，並協助領隊來控制全隊的行進速度與照顧隊員、學員等。而在這樣的「個人登山技能」之基礎上，從一個「合格嚮導」再晉升到「資深嚮導」的行列，加以具有登山計畫、登山行政與領導統御之能力，也才可能變成一個真正具有登山實力的領隊，可以擔任隊伍中的決策者，讓全隊安全而快樂地悠然行於山中！當然，一個好的領隊未必是一個資深嚮導，但卻非得要是個合格嚮導不可；否則，必然無法真正的具有領導統御能力，而能在必要時刻，諮詢資深嚮導或其他領隊等來作出最為適切的決策。

以下，筆者將這四種不同角色登山者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與學養等，用表二來暫列，以供進一步討論與修改的基礎。

表二：登山隊伍之組成與基本能力素養

隊伍組成	成員角色	基本能力	基本素養
領隊	統籌全隊事務	合格嚮導與行政、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統御能力	不以自我慾望而考量全隊安全
嚮導（殿後）	隊伍核心成員	具獨自登山之能力 具自保與照顧他人能力	協助領隊控制隊伍行進與照料
隊員	登山基本成員	可自保與自我照顧	服從領隊而不增添隊伍麻煩困擾
學員	登山之學習者	可自我照顧	服從領隊而虛心求教之學習態度

當我們對於登山知識與技能的學習，可以循序漸進地由學員、隊員、嚮導、領隊的分野開始，也就得以把相關的登山知識、技能與素養等，歸納整理而置入這些不同登山角色間的空格裡，讓自己就定位去思考自身所不足的知識、技能與學養。基本上，若以一個十人為基底的隊伍來看，一個隊伍的至少應包括領隊 1 人，具有領隊資歷或資深嚮導而可為隊伍班底之中間份子者，至少應有 3 人左右，具有自保與照顧自己能力之隊員約 3-4 人，而可攜帶之學員則大約 2-3 人；其組成狀況得視成員整體與最弱者知能歷來判斷，並考量實際行程與路線之可能狀況來判定。

至於應當由哪些知識技能開始學？若要循序漸進地看待，我想「山野生活」的基本知識面向，由登山前的準備開始，到上山後之登山衣著、登山行止、登山糧食、登山住宿等順序，然後在每一個分項中的裝備認識與知識，都應由簡單到深入、由初階到高

階；然後當衣、行、食、住都能遊刃有餘，也才能夠行有餘力地進行附加在登山之上的各種育樂了。

除了正確的登山素養外，登山衣著是登山知識的最基本的起點；因為當你的衣著不對（例如沒帶雨衣遭逢大雨、禦寒衣物不足就上高山等等），你可能一進入山區，還沒有開始走就已經先「掛」了！而登山衣著無虞後，你開始「走」就需要登山行止的知識，包括鞋子、背包知識等，以及走路、呼吸方法等等；此後才是登山糧食的問題，以及隔夜登山的問題。不論裝備、知識、技能等，也都是環繞在這樣的基礎上一層層附加上去的。

事實上，在目前這種不得以的狀態下，繼續以工匠或師徒制傳習的方式下，每個登山團體更有義務，確實扮演好登山知識、技能與學養之教育工作！當然，登山是一種透過實地踐行的活動，所以絕非紙上談兵可以學成的；因此認清自身的角色，在平日多充實與登山有關的各種知識，而經常上山實地驗證這些知識，跟隨有經驗的登山先行者學習，透過「工匠式」的過程，才有可能在累積到一定的經驗之後，一階一階地晉升自己的基本能力與學養！而保持開放的胸襟、謙遜向學，在做中學、在習中悟，總是知識與技能積累的不二法門。

而就健全登山教育體系而言，長久之計，或許在我們的國民教育當中，就應當要增列與登山有關之大自然生活教育，讓學童從小就懂得山野生活的基本知識與觀念，甚或基本技能，一如紐西蘭的山野學校那般。¹⁸然後不論是官方或民間，都應有更長遠的眼光，去籌劃永續性的登山學校或登山之研究教學中心，在教／習過程的教學相長中，也能逐步整理各種與登山知識、技能與學養有關之內容，出版以供作未來登山學之各種教材。

五、結語：從「登山學校」到「山是一所學校」

在前面經由隊登山素養出發，而隊登山活動與登山史的反省開始，我們其實已經注意到登山的起源其實和殖民主義有關；但登山隊每個登山者而言，若能深切反思自我「為何去爬山？」就可以找到某些心理根源，而藉由登山過程去豐富生命、思索人生的意境種種。而在這樣的基點上，我們看到既有登山教育的問題，特別在尚未有專屬的登山教育機構時，試圖去架構本土的登山學，並希望各登山團體能切實扮演好自身作為知識技能之傳習角色，來提升登山者之登山安全與登山素養，也才變成是更為迫切的事。

當然，假如在思考登山教育，或者說思考我們自己為何去爬山？但卻始終不反省到我們與山的關係，意識到大山媽媽與大自然所孕育的芸芸眾生，是萬物共養者，而能透過親身體驗與反省，願讓自己由「山的登臨者」轉化為「山的守護者」的話；那麼，不以反省的態度入山，往往就免不了自身成為山林踐踏者了！特別是當我們強調登山技能，卻忽視登山素養的今日，這樣的提醒就更為重要；否則，我們可能因為透過有意或無意的登山競技活動，而藉「保育」之名行「踐踏」之實，且無助於登山安全之提升。¹⁹

事實上，「願為山林守護者」的精神，正是登山教育的目標，也一個登山家必須要有的

¹⁸ 請參見尹萍、韓敦瑋/合著，1997，《河邑冒險學校：紐西蘭的山野教育》，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¹⁹ 例如前些年曾辦理的山岳鐵人競賽，雖為提升登山之綜合性技能與叢林穿越能力等，但因為競賽以時間為標的，其施行的結果便是大家為了名次，而產生更大的危險；同時也對山林生態產生一定程度的踐踏，無助於土地倫理之提升。

責任、態度與素養。因此，若用更宏觀的視野思考登山教育，或許我們更應當由狹隘的「登山學校」的觀念，擴大到「山是一所學校」的思惟；在這樣的高度上重新思索登山的學問或素養，才更有啟發性²⁰：

山是一座學校
是座沒有圍牆藩籬的學校
喜愛大自然的孩子
總是在山野的操場奔跑
愛在河流野溪中洗澡
用山泉洗淨心靈的喧囂

山是一座學校
部落如同教室
不只 告訴我們如何登山
而更 教導我們怎樣生活
那採獵文化的山林智慧
那原住民族的土地倫理
和那原初豐裕社會
簡單富足的無欲心靈

只是 登山者多非山林子民
是山的過客而非山的生活者
愛山 卻對山林陌生
無疑地 是一種痛苦與危險
登山 豈能沒有學問
登山 豈不應有個學校
於是 去架構本土登山學
去籌設永續性的登山學校
成了登山者學習訓練的必要

當然 終究不應忘記
山 才是一所學校
天地 是無垠的教室
石板樹根 是課桌椅
樹木流水蜂鳴 是課本
風 是大地母親永恆的叮嚀

假如我們把山當作是一所學校，那麼天地就是教室，部落就是教室。你可以衣不蔽體，

²⁰ 下引文請參見達依理，2001，「山勢一座學校」，於《台灣山岳》第36期 pp.44-45，2001年6-7月號，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只是，台灣目前連專業的登山學校都尚未出現，因此把山當作一索學校，其實更強調山野教育的實質意含。

張開臂膀迎著風，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氣息，傳送古老的叮嚀。你可以奔馳在草原上，追逐動物，就好像在操場跟他們賽跑，或是跟他們玩躲貓貓捉迷藏；遊走在森林裡，藤蔓是那跳繩，是鞦韆，讓你蹦蹦跳跳地擺盪。就連咬人貓，也教你要端莊穩重，不許輕舉妄動！

笑靨花開了，告訴你是播種的季節，祈禱小米豐收歌，映和瀑布山響而成天籟；梔子花開，透露了毛蟹溯流而上的訊息，此時最為肥美，你將享受上天賜予豐盛的饗宴。夏日豐收後，是狩獵的季節，考驗著獵人的智慧與勇氣；山紅頭的 Bibibibibi 聲，告誡了可否入山前行；繡眼畫眉鳴叫的歌聲，更洞燭機先地啟示了獵獲與否。

大自然的學校，總是充滿了驚喜，處處饗宴。走累了，享受完大地賜予的食物，知足而感恩；在遮風蔽雨處搭個簡易的寮子，升起熊熊獵火，在蛙鳴、螻蛄振翅疾歌與黃嘴角鴉夜啼的陪伴下，露宿天地間，忽地與自然合而為一，高枕忘我！黎明，在紫嘯鷓和深山竹雞的尖鳴與溯口聲中醒來，感謝又有充滿陽光雨露的一天可以去愛，去美好地生活！

山是一座學校，於是教導我們懂得謙卑與崇敬。在山的面前，人其實渺小得微不足道！懂得敬畏與感恩，於是知足常樂、知所進退。這和近代白人的登山探險運動，把山當作征服對象的登山觀，是大為不同的。把山當作學校，山自然教導我們許多知識，讓我們在天地間悠遊上課；把山當作穀倉，她就賜給我們豐富的寶藏，讓我們享用不盡，一如玉山被布農族當作最後的便當；把山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她自然會在接納我們時露出笑容，掀開迷濛的面紗，讓我們徜徉在她的懷抱裡。

在「少年小樹之歌」一書中，小樹的奶奶說：「當你發現美好的事物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你週遭的人分享；這樣，美好的事物才會在我們生活的週遭散播開來。」印地安姥姥告訴我們在山上生活中，所應有的「分享」的哲學，也是把山當作是學校，所體悟出來的。山所要給我們的，不是勾心鬥角，不是自私自利，而是無私的愛與分享；一如大地供養著芸芸眾生，水是生命的源泉，並不獨獨偏愛人類。

而美國印地安偉大的酋長西雅圖，在那發人深省的「怎能出賣空氣」演說中，指出原住民對待自然的態度與土地倫理：「這土地的每一部份，在我人民的經驗和記憶裡，都是神聖的。每一片山坡，每一處幽谷，每一塊原野，每一從樹林，都因我部落心愛的記憶或悲傷的經驗而成為聖地。…土地是我們的母親，…人若唾棄母親，就是唾棄自己。…土地不屬於白人，而人卻屬於土地。…你如何能買天空和土地的溫柔、奔馳的羚羊？…假若空氣的清新與流水的甘甜並不屬於我們擁有，我們如何能賣給你們？…」

因此，西雅圖宣言深層地反省了人／地關係，同時點出白人殖民主義對土地生命的掠奪與傷害，以及印地安人作為弱勢族裔面對強權的無奈。他道出原住民對待土地的共通態度，因而這片土地上每個山坡幽谷，每一根松針與樹林，在族人的經驗與記憶裡，都是神聖的！並且不明白為何白人可以恣意射殺成千上萬的野牛，讓牠棄屍遍野？台灣的過往歷史，不也同樣類似，才會在百年前造成梅花鹿的殺戮，導致後來野外的絕跡。山，沉澱了歷史的省思。

事實上，當代重要的人類學家薩靈士（Marshall Sahlins）曾在 1968 年「石器時代經濟」一書中，充分闡釋了採獵民族的經濟生活，閒暇而富足，而提出「原初豐裕社會」的概念。對採獵部族來說，人生的終極目標，絕非不斷積累物質資財，而是得到不用背負沉重包袱的流動自由。因此慾望的滿足，並不必要透過不斷擁有物質財富來實現；減少對物質資財的慾求，往往能使慾望容易滿足，而這正是原初採獵社會的經濟邏輯。

換句話說，採獵民族的游動需要，限制了貪欲的增長；是故，他們每個人的工作總量，得以不隨著文化的「經濟發展」而增加，而保有更多的閒暇。「匱乏」與「貧窮」實際上只在所謂「文明」的前沿中才真的出現，在工業世界及其邊緣擴張，而在手段與目標間產生了

無法跨越的鴻溝；更由於要維繫經濟中的朝貢關係，而造成廣大生產者的悲慘境遇，尤以西方殖民地偏遠地區為甚。在與這些地區對照之下，狩獵者與採集者的社會，無異是「原初豐裕社會」！

再想想我們為何要爬山？其中不有一些是想要逃避工業文明，找尋一個山區或海邊，重新親近自然，崇尚簡樸生活的嗎？就像原住民一樣，野外求生是基本生活技能，不必背著過多的資產與裝備，就能尋求心靈上的返璞歸真。事實上，傳統原住民可說是建立在自然界的生態人。因此，大自然就是學校，部落即教室，所有的部落長老都是老師；而那山那水那樹，那風雨以及花草鳥獸，都是教科書。

山是一所學校，也是一部大書，始終翻閱不完。然而要閱讀這部大書，要上這座學校，卻必得透過我們的雙腳，走向大自然。唯有展開我們的身心，聆聽山峰的聲音，敬畏天地，道法自然，我們才感受到山的浩瀚與偉大，感受到她的無私與分享。因此，與其關在房子裡，討論山要怎麼爬，還不如走出戶外，實地去親臨山水來得實在呢！

且讓我們上山，慢慢翻閱這部大書吧！

引用文獻：

- Don Heck & Kurt Hanson edited(1997), *Mountaineering: The Freedom of The Hills*, 6thED/邱紫穎&平郁翻譯(1999),「登山聖經」,台北:商業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工藤章星原著,陳大啟編譯,1988「野外求生讀本」。台南:王家出版社出版。
- 尹萍、韓敦璋/合著,1997,《河邑冒險學校:紐西蘭的山野教育》,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 刑天正,1988「刑天正登山講座」。台北:戶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林煥章編,1989「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安全登山訓練中心落成紀念特刊」。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編印。
- 陳士君編譯,1994「野外求生手冊」。台南:信宏出版社出版。
- 陳永龍,2000/3/25『入山管制、高山嚮導證與登山安全——兼論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的一些問題』。(初稿)於「第四屆全國大專院校登山專文研討會論文集」。
- 陳永龍,2001a,「環境倫理、登山安全與入山管制——兼論登山教育與建構本土的登山學」,於2001/4/14《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內政部暨太魯閣國家公園主辦。
- 陳永龍,2001b,「建構本土登山學」,於《台灣山岳》第36期 pp. 52-55,2001年六/七月號,台北: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張玉龍,2001,「籌設永續性登山學苑」一文,於《台灣山岳》第36期 pp. 56-58,2001年6-7月號,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黃一元,1994『談我所作的登山教育工作』,刊於「台灣山岳」1994春季創刊號 pp85-88。台灣山岳雜誌社發行。
- 達依理,2001,「山是一座學校」,於《台灣山岳》第36期 pp. 44-45,2001年6-7月號,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歐陽台生等,1999「阿爾卑斯」。中華阿爾卑斯攀登協會出版。
- 歐陽台生,2000,向大自然學習,於「台灣山岳」第三十期 pp. 100-101,2000/6-7月號。
- 歐陽台生,2001『為什麼要去爬山?』,於「台灣山岳」第33期 pp. 102-103,2000/12月—2001/1月號。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